

增像全圖之國演義
(下)



据光绪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影印

增象全图三国演义(上、中、下册)

(元)罗贯中原编 (清)毛宗岗等重编并加评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古籍书店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清泰街488号)

江苏邗江珂璋版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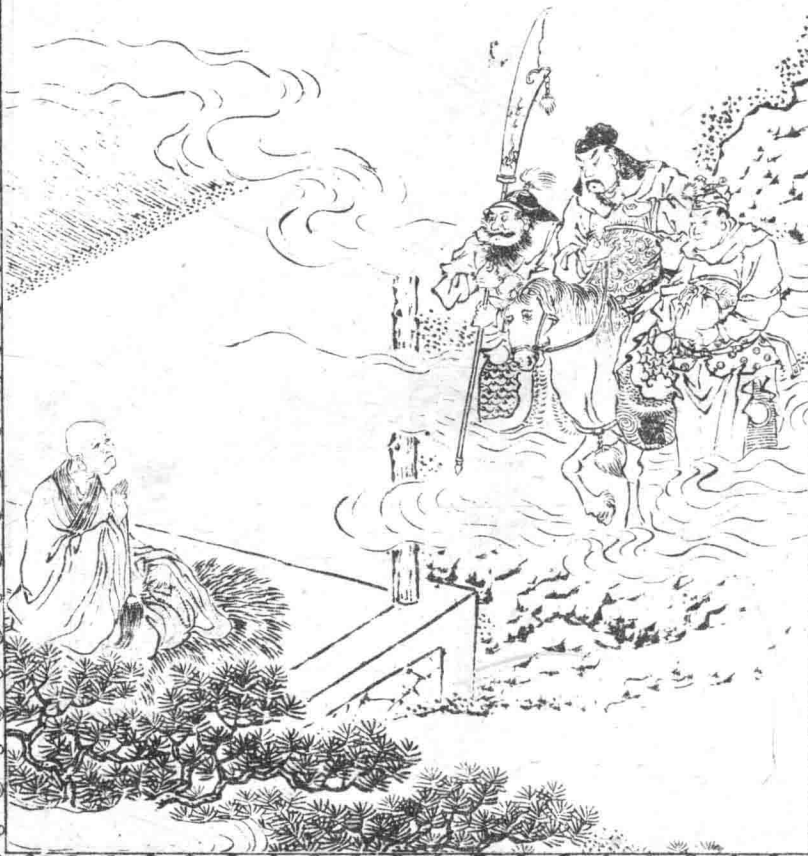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25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399 定价: 8.80元

正泉
凶關
公顯
聖

寄泉





活城搵神
陽曹感

蕭上人



治風疾神醫死身

死身神醫作人小委死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七十八回





傳遺命奸雄
數終

琴筋題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九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兵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搗鬼。看普靜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搗鬼。眾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為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並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卽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警曹操。告玄德之事。

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宐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滄。七軍直是未嘗滄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

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

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荆州耳。何必害關

公而後快。若使魯肅而在。決不為此。權聞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

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輅只有一卜。呂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

擒。玄屬水。仍合立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

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羽

俱散去。何況三百人乎。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

復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

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

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

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公曰

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

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貫金石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

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雲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於此時不即

後舉以報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是亥時了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四處金鼓齊鳴喊聲大

震一彪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驃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趙雲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

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

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

起潘璋驃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

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趙雲之死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

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

盡呂範卜在亥時今却到五更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鈞套索一齊並舉先把

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

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至天明孫

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

威德欲結秦晉之好相棄耶原來是不肯叛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

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

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操為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兵我今誤中奸計

亦叛漢之賊也罵得快暢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

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

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應二十七回之前。

幾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華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

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

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

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此

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死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顛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

得其所矣。馬亦能擇主乎？又說問忽報吳兵在城中將血汚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關公之夢，此

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

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塑平與倉之像於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

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荆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

原是泥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後因雲遊天下，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

至此忽然照出

草為菴。每日坐禪。是清淨法師不尚。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小行者而忽使之化飯。便不似今之愛恤徒弟。

尚了。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既有我

本無我何有頭。本無頭何有還。本無頭去何有頭。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

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頭還於何處。關平周倉在普靜眼中。一齊按落雲頭。

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鬍鬚之人相隨。寫出妙在不知其人。此語祇得。

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尸。曰。雲長安在。此語祇得。關公英魂頓悟。

卽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又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

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

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

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現前

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

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荆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願謂

諸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

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

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惟勸吾借

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荆州合力拒操。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郎多矣。

時討賊之義是呂蒙不。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屬

如二人何。得反日勝之。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令人嚇殺。眾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

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

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

此作威顯。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暢。孫

眾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潺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

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

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

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

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却說被死呂蒙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

計。今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眾。虎視華夏。劉

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玄德必不與操連和。但。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

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

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計。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既欲嫁禍於人。又欲取

所使嫁禍於操。誠不為過。利於己。人情大抵如是。權從其

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

級。既欲嫁禍於人。又欲取

利於己。人情大抵如是。權從其

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

綴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始貼席執知階下一人出口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

也又蚤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

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於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

便而圖事耳如燭照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

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蜀勝

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乖的又撞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

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

未訖只見關公口開自動鬚髮皆張操驚倒孫權又嚇倒曹嚴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

眾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關

公可怕死關公更可可怕死關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

公無異活關公則尤可怕關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

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下曹操

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入又南歸未必再來廢夫人死而糜芳

孫權見國正欲西川一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

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相問相對先曾許劉馬之子劉瑁瑁

天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正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篤於異

豈忍忘同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贏乎法正做媒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

她玄德應允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

成大是從權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公力拒之允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孔明曰

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若能如此荊州不失惜正商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

日關興到具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臺隄防甚密萬無一

失因此玄德放心玄德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安睡起坐內室秉燭

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寫得閃玄

德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

與王象山頂孫權座間另是一般光景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事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

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前敘王

此又敘玄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

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將信將疑孔明心目寤寐見之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讀者至此必疑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

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

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

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

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玄德忽見燈下一人孔明忽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見殿後一人皆寓得突兀

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有此一語，二公一發不肯說實話。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接荀玄德急召入問之。二
人且說：荆州已失，關公兵敗，求救。尚不知有後事。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糜化
至，接荀玄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大半，尚不知有後事。玄德大驚
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
荆州之急。有此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
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伏筆，是見三人同心。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
臨沮，為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此方纔敘完絕妙筆法。

正是 為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刮
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
欲殺之無疑也。曷為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於其慕關公之
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

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審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為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蚤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為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為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為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為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

曹操之託文王與王莽之託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為之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藤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乎以聖人之事而乃為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歎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為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

欺操真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己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我歎。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歎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縶狐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己。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三。若謂後之夢為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